

[德] H·G·康萨利克 著

金字塔下的罪恶

**Leila,
die Schöne
vom Nil**



群众出版社

金字塔下的罪恶

【德】H·G·康萨利克 著 郝平萍 李岷阳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176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4—0361—9/I·114 定价：3.80元

印数：00001—6000册

DR61/08
内 容 简 介

联邦德国古埃及研究家米切尔教授，为探明一位在历史上仅有极少数文字记载的小法老坟墓之谜，率领一支考古队来到尼罗河畔的墓城萨卡拉，进行艰苦的挖掘工作。一伙走私毒品的犯罪分子将价值连城的毒品恰恰就藏在这个他们认为隐藏得天衣无缝的小法老的坟墓里。他们采取种种卑劣的手段，以阻止挖掘工作的正常进行。米切尔教授率领的考古队与犯罪分子进行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斗争，最后终于配合警方，将犯罪分子一举抓获。整个小说以米切尔教授一行在萨卡拉的惊险经历为线索，描述了男女青年之间真挚的爱情，以及犯罪分子的狡猾奸诈，将历史事实和艺术虚构有机地结合起来，使缠绵的爱情故事与严肃的科学工作融为一体。小说中多次展现了神秘的金字塔的雄姿，并向读者展示了埃及和尼罗河畔的美丽风光。

该书作者是联邦德国著名的通俗小说作家，在联邦德国家喻户晓。近几年，我国也先后翻译出版了他的几部作品，很受读者喜爱。他的作品笔触细腻，铺排巧妙，结构严密，情节曲折，引人入胜。

1

他们决定，暂时停止他们在萨卡拉的挖掘工程。

国际上著名的埃及学专家詹姆斯·米切尔博士率领他的考察队在萨卡拉坟场周围已经工作了一年多了——更确切地说，已经整整十四个月了——试图解开一个秘密，一个最初只有米切尔博士自己相信的秘密。

两年前，米切尔教授到达开罗后，就去拜访埃及文化研究所的负责人伊布拉希姆·阿沙尔博士，向他说明自己的理论，那就是在古埃及第三王朝期间，还有一位小国王曾经执政过一段时间。阿沙尔博士听完他的理论后，遗憾地摇摇头，很客气地说道：“关于公元前2700年到2600年这段历史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尽管我们把所有的金字塔都进行了挖掘和研究，仍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您很清楚，德约塞尔的金字塔及其周围的塔群及神庙都被科学家们进行过仔细的考察和研究，这里再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

“难道德约塞尔执政了一百多年？”米切尔问。

“当然不是。亲爱的教授，众所周知，您对埃及历史就象对您的裤兜一样熟悉。您对每座著名的金字塔都进行过研究。所有图书馆里都塞满了考古学家对吉萨^①和卢克苏尔^②的研究成果。在萨卡拉这座坟场里再也没有什么秘密了。第一王朝的巨大公墓已经被里里外外地挖掘遍了，这里的最后一个研究成果，就是又发现了德约塞尔的医生和建筑师伊姆赫泰普的坟墓。而您的同事埃默尔教授却为此付出了生命。”

阿沙尔博士说到这里，又回想起当时发现伊姆赫泰普的坟墓在萨卡拉引起的轰动。

1971年3月，在埃默尔教授取得巨大成就前不久，一天早晨，他正在刮脸时，整个右半身突然瘫痪，身不由己，不能说话。几天之后，也就是1971年3月21日，死于开罗的一家英国医院里。使医生们费解的是，他们诊断埃默尔患的是脑溢血，但他的心脏、血压和脑功能一直到3月11日都很正常。也就是说，他在死前一直正常。

米切尔教授非常理解阿沙尔博士为什么沉默不语，这是愚昧无知的，相信法老们会诅咒的迷信在做怪。甚至象阿沙尔博士这样一位严肃的科学家也会卷入迷信中去。在他的潜意识中，迷信仍占上风。

“在萨卡拉肯定还有一个至今未被发现的坟墓。”米切尔的脸上又露出英国人的固执表情。“每个金字塔都被挖掘过，这种说法未免太武断了。我所说的那个小国王可能埋葬

① 埃及城市，游览胜地，南郊八公里外有著名的金字塔及狮身人面像。

② 埃及中东部城市，著名旅游中心，建于古城底比斯南东部遗址上。

在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乱石堆下的坟墓里，在地底下10米或15米的深处，甚至在墓道的尽头，在地道里，或在迷宫里。谁告诉您，这个小法老根本不存在？”

“我自己！”阿沙尔博士又摇了摇头，“米切尔博士，我们大家都知道，古埃及的法老死后都安葬在地面上的金字塔里。金字塔是一种被奉为神圣的纪念碑。所以，如果真有过一位小国王，即使他只在位一天，人们也会为他建造一座小金字塔。我知道您又在想什么。您是在想孟非斯遗址上一座碑文中模模糊糊提到的那个传说中的莫奈斯普塔法老。但这个名字在文字资料中只出现过一次，而且恐怕还是一个误传。法老们的亲信和医生，伟大的天才家伊姆赫泰普，也从未记载过有关莫奈斯普塔的任何事情。如果这位小国王确实存在过，那么，当时的年代史编者伊姆赫泰普是不会忘记在历史上写下他的名字的。米切尔博士，我担心您在追寻一种幻觉。”

这就是两年前发生的那场争论，米切尔教授并没有听从阿沙尔博士的劝阻。

他带领考察队在萨卡拉那座宽15米，长7公里的金字塔旁挖掘了整整14个月。这座金字塔就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乔塞尔梯形金字塔，是人类最古老的纪念碑或建筑风格中的一种。

经开罗政府同意，米切尔教授将自己的办公室设在金字塔旁，并在周围盖了四间简易工棚。

从教授的办公室内可以看到金字塔周围巨大的石块砌起的围墙，上面是精心雕刻的紧挨在一起的一条条眼镜蛇的头部和昂起的颈部。五千年来，他们一直是令人恐惧，望而生

畏的沉默的守墓者。“不许靠近！不许打扰法老的安守！否则你们定会死亡……”

这是一个酷热的早晨，甚至空调机在热魔的包围下也已失灵。米切尔博士将他的几位助手叫进屋内。他们是从柏林来的考古学家和埃及史学家弗兰克·赫尔堡博士、英国葛莱兴学院埃及史讲师哈里斯·帕纳姆博士，还有阿沙尔博士从他的开罗研究所推荐来的阿卜杜拉·伊本·赫德沙博士。米切尔教授称他为“国家的眼睛”。

阿卜杜拉的女儿莱娜给他们端来了防暑降温的热茶水。莱娜今年22岁，是一位美丽的阿拉伯少女，清秀的脸上长着一对充满魅力的大眼睛。

弗兰克·赫尔堡今年40岁，瘦高个儿，古铜色的皮肤，两道发青的鬓角，以及发达的肌肉。从外表上看，他很象把在异国的冒险作为职业的男子汉。前一天晚上，他就将自己的意见告诉了教授。

“我们现在已经停止挖掘了。尽管我们找到了砌得整整齐齐的斜通地下的甬道，发现了许多假门和三个空储藏室，但里面从未放过任何棺材。除此之外，一无所获。可以设想，当初设计这座假坟是为了迷惑盗墓者，那许许多多已风干了的毒蛇和刻在墙上的咒语也是用来恐吓盗墓者，以使他们放弃贪财的欲望。这里没有小法老的一丝痕迹。”

这就是他们辛辛苦苦工作十四个月的结局。正如阿沙尔博士在开罗所下的定义一样：在萨卡拉这座死城里，已经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秘密了。

米切尔教授和他的两位助手又花费了一个晚上进行了计算。每座金字塔都是按照严格的数学公式和太阳运行规律设

计的。古埃及的巫师们根据金字塔的影子的长度和面积算出一年的日子是365天6小时。米切尔教授估计，在金字塔的周围，太阳投影面下的某一个地方就是小国王的坟墓。

然而结果却令人异常失望。他们在图纸上标示出来，按照古埃及祭礼可能是坟墓的所有地方都往下挖了15米。清除完表层的沙土和河卵石后，他们碰到的只是巨大的石块，没有丝毫迹象表明曾有人在此动工过。

“好吧，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停止这项工程。”米切尔教授喝了一口冒着热气的甜茶又接着说，“但我并不气馁，我依然认为，这位小国王确实存在过。但没有任何一个人相信我的看法，包括你们，尊敬的先生们。”

他的几位助手全都沉默不语。莱娜又给他们倒了茶，然后坐在赫尔堡身旁藤椅的扶手上。她把胳膊放在赫尔堡的背上，将脸轻轻地偎在他的肩膀上。赫德沙不满地看着女儿的这些举动。

赫德沙从来就不相信有什么小国王的陵墓，他对此并不太热心。更使他费心的倒是他的女儿。他很晚才发现莱娜同这位德国考古学家相爱了。

“你太让我吃惊了，”赫德沙对女儿说，“你都干了些什么呀？安拉，难道我的女儿是只正在发情的小猫吗？”

“我是一个现代派的姑娘，”莱娜答道，“如果我爱上了一个男人，我就会表现出我的爱来。”

“但他是一个基督教徒！”赫德沙绝望地叫着，“一个不信神的人。”

“他也信教，只不过他信的是另一个上帝。但我爱的不是他的上帝和他的宗教信仰，而是他本人。”

赫德沙私下里去找过一次赫尔堡，他诚挚地对赫尔堡说：“我只有莱娜这么一个女儿，她是我的眼睛，我的生命，我的天堂。一个伊斯兰教徒如此赞美自己的女儿，您感到很惊奇，是吗？在我们这里，只有儿子才是父亲的欢乐。俗话说，谁受到安拉的惩罚，谁就会有一大串女儿。许多父亲都是喜欢儿子的。但我并不是这样。莱娜是我的一切，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您打算以后怎么办，赫尔堡博士？”

“如果能在开罗大学找到一份工作，我以后就住在开罗，但现在考虑这个问题还太早一些。”

“莱娜今年22岁，而您却已经40岁了！您应该理解，作为父亲我担心……”

“我想现在以一个男人的身份同您说话，伊本·赫德沙博士。我向您保证，在同您的女儿相爱时，我绝不越过雷池一步，直到有一天我能说‘请您允许我娶您的女儿，我们会相爱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您会遵守诺言吗？”

“是的。”

“您能克制住自己？莱娜就象一朵带着露水的玫瑰。”

“如果我欺骗了您，您就打碎我的脑袋。”

赫德沙认真地说：“这是对您最起码的惩罚，赫尔堡博士。”

以后会怎么样呢？赫德沙边想边看了一眼美丽的女儿。他们肯定会生活得很幸福，但现在事情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变，教授不想继续干下去了。

这就是说，赫尔堡要回德国去了。他肯定在开罗大学里找不到工作。埃及本国的考古学家就够多的了。难道莱娜要

和他飞往寒冷的北方？

米切尔教授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路。

“我今天在此向在座的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考察队合作得很好。我多么想向全世界展出这个神奇的小国王的木乃伊呀！但没有任何人愿意相信他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过。但尽管如此，我依然坚信我的看法，这个小国王就埋葬在萨卡拉的某一个地方。我们的计算是错误的。在这方面我们是外行。但小国王的陵墓就在外面，在我们未计算出的一条太阳投影下的地下深处！”

教授耸耸肩，用手捋了一下花白的胡子。“现在该怎么办呢？生活中的所有梦幻不可能全都实现。明天我们就全部停止工程。阿沙尔博士肯定会十分满意，他从一开始就认定我是一个幻想家。”

一小时后，赫尔堡正在外面清洗他那辆破旧的大众牌小汽车。汽车的点火器被泥沙堵住了。他打算带莱娜去尼罗河畔游玩。突然，一辆老式的吉普车在一片黄沙雾中飞快地驶向简易工棚。

路上的黄沙飞扬起来，遮住了驾驶室的玻璃。格拉停住车后，立刻将胳膊伸出车窗，激动地挥舞着。

格拉原名玛蒂·伊本·克比尔，是一个出生在尼罗河畔的普通佃户。他30岁那年，一次，他去开罗赶集，突然被一辆出租汽车撞倒，小腿被撞断，只好截去，安上假肢。从此，只要他一走出家门，拖着假肢在街上走路时，便会发出格拉格拉的声音，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格拉。

当时，在那辆撞他的汽车里，正好坐着一位埃及历史学院的负责人。事故发生后，他找到格拉说：“如果你愿意的

话，可以到我们学校来工作。这样，你能比种田挣更多的钱。”

格拉对此很感兴趣。他很快将房屋和土地出租给别人，然后来到开罗。

当米切尔教授带领考察队到达萨卡拉时，阿沙尔博士对他说：“我把格拉推荐给您，让他做您的管家。在整个埃及没有比他更称职的了。他会给您安排好您所需要的一切。当他的第六感官显灵时，他就会站在墓地上，一动不动地凝视着远方。然后他就会说：从那挖吧，那下面有一个通道。至今为止，他的预感一直很准。人们都说，他身上附有古埃及的灵魂。”

阿沙尔的话后来都被事实证明了。

在过去的14个月中，格拉凭他的第六感官发现的墓穴比科学计算出的方位还要多，还要准。他不懂几何、数学，但却能根据德约塞尔法老金字塔的影子肯定地说：“从这里开始挖下去。”虽然未能发现小国王的陵墓，但终归在地下10米深处找到了三座保存得很好的僧侣墓穴。

“先生，”格拉叫喊着，从那辆破旧的汽车里跳出来。

“赫尔堡博士，又有新发现了！”

他跑到赫尔堡的面前，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赫尔堡扔掉手中的抹布，接过石板仔细地瞧着，然后小心地用手抹去石板裂缝中的灰尘。

这是一块人工手磨的石板，从表面上还能隐隐约约地看清文字的内容。

格拉紧张地注视着赫尔堡：“这个东西很重要吗？”

“你是在哪里发现的？”

“在离最后一个墓道口200米远的地方。”格拉用手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又接着说，“我想出去走一走，但我并不是真正想出去散步，只是……，您明白吗，先生？然后，我突然站在一座矮墙前面，一脚踢到了这块石板。”

赫尔堡用双手小心地捧着石板，跑进工棚。格拉也跟在后面走进屋。屋里的一张长桌子上摆着满满的已经清理完毕并按年代排列好的重要出土文物。

赫尔堡和格拉闯进屋内时，帕纳姆和赫德沙正站在桌子旁，修复一个圣鹮^①的头部骨骼。

“这可真是奇迹，”帕纳姆挖苦道，“他在清洗油管的时候居然发现了小国王的踪迹。弗兰克，您可别说‘从头开始’这句话。我决不跟着干了。我现在渴望的是看伦敦的雾，我希望下雨，下一场大雨。我宁愿在雨地里站上几个小时，任凭雨水冲刷。”

赫尔堡把石板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上，用考古学家清理贵重出土文物的软笔，轻轻地刷去石板上的灰尘。“拿灯来，”他喊道，由于激动，嗓音都发哑了。“要是能看清上面的字……”

米切尔教授手里拿着一个放大镜，伏在几乎认不清的字上。突然，他的右手开始颤抖起来。

“谁手中……拿着这块……”他小声读着。

整个屋里静寂无声，大家屏住呼吸，生怕米切尔的话象石板上的字一样消失。

“我……佩塔^②……昼夜……在我的手中……”

① 古埃及的灵鸟。——译注

② 古埃及手工业者的护神。——译注

教授抬起头，大口地喘着气，似乎要窒息过去。“我的上帝！弗兰克！哈里斯！阿卜杜拉！你们听到了吗？快拿灯来！透视器材！‘谁手中拿着这块石板，’这就是小国王莫奈斯普塔赫！弗兰克！您是在哪找到这块石板的？”

“是格拉发现的。离最后一个墓道口200米远的地方。沿着尼罗河，那根本不可能埋葬着一个国王。所有的图纸上都没有标注过那个地方。”

“我的上帝，”教授激动地说，他跌坐在椅子上，“如果这是真的，如果这是一个线索的话……哈里斯，忘掉您那伦敦的雾和雨吧！”

赫德沙将仪器推过来，将一块专用底板放在石板上。现代的科学是发达的，通过一道特殊的程序可以将肉眼只能隐隐约约，或根本认不出来的物体的底片拍印下来，使其如新的一般再现出来。甚至将一道最精细的刻线磨平后，也可以用这种透视器，通过反转程序再现出原先的画面。科学家们就是用现代化的魔法解开了几千年的谜。

半小时后，大家都知道格拉带来的这块石板是发现“国王的山谷”^①后又一惊人的考古发现。

这是挂在小国王陵墓入口处的一块警告牌。

“真的有过这位小国王。”教授无力地说，似乎这个新发现夺去了他全部的力量。“我以往的看法是对的。这个小国王，他就是第三王朝的一个小缺口。”

“祝贺您，”阿卜杜拉向教授伸出手去，“我现在公开承认，我从未相信过您的看法。”

^① 古埃及国王托特莫斯，公元前1347——1339年，其陵墓位于西底比斯的国王的山谷，于1922年发现。——译注

赫尔堡和帕纳姆一起辨认石板上的文字，再将缺少的和夙化的文字按逻辑补充完整。现在，石板上的文字是：

“谁手中拿着这块石板，将在太阳下受到惩罚。我，佩特，手中掌握着昼夜与安宁。谁打扰了我的安宁，将受到惩罚。”

“这是第一个警告，”米切尔教授说，“根据我的经验，这块石板应该挂在一扇假门上，假门的后面是一条通向迷宫的道路。只要有假门，就有一个通向棺柩的真门。赶快把整个工地封锁起来，重新开始工作。”

他将手递给格拉，格拉拚命地摇晃着教授的手，他认为，教授同他握手是对他最高的奖赏。

通过屋内直达开罗的电话专线，米切尔立刻打电话给阿沙尔博士，准备告诉他这一喜讯。

“米切尔教授，我听说您停止工程了。对此我很遗憾。我更愿意祝贺您成功。但您一定还记得，我一直认为……。”

“我们要继续干下去了。”教授打断了他的话。他坐在桌子旁，轻轻地抚摸着那块石板，“我们找到了……”

“小国王的陵墓？”阿沙尔博士迫不及待地问。

“很可能。现在我面前放着一块陵墓入口处的警告牌，我读给您听。”

教授读完后，阿沙尔博士小心地问：“我可以向新闻界公布这个消息吗？”

“现在不行。等我站到小法老的灵柩前，或等到我站在几千年前窃墓者遗留下来的东西前时，再向公众公布这一发现。如果灵柩未被人动过，这将是第二个奇迹。”

“祝您成功，教授。”阿沙尔放下手中的电话。我们应

该发布一个短讯，他想。可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一位鲜为人知的小国王，这本身就是一个特大新闻。全世界都将密切注视埃及的这—新发现。向外界宣布这一考古重大发现，是一个民族的使命。

他立刻给开罗最大一家报社总编打了电话，又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广播电视部部长。部长答应他，明天一早就派一个拍摄小组去萨卡拉。

就这样，埃及和全世界都在当天晚上的第一次晚间新闻中知道了这个惊人的消息：考古学家又发现了一位五千多年前法老的陵墓。大多数埃及人对此并不感兴趣，对他们来讲，每天的面包，用辛辛苦苦的工作换来的工资倒是更重要。

只有一个人在听到这个新闻后大伤脑筋，他就是格玛尔·穆罕默德·伊本·迪耶法。

开罗社会的上层人物无一不认识这位身体肥胖，呼吸短促，身患糖尿病的迪耶法。他经营的贸易进出口公司使他成为百万富翁，并左右着埃及的贸易。他养活着一个正式夫人和七个小老婆，命人按着古老的埃及建筑风格盖了一座后宫，并称之为“迎宾馆”。整个后宫富丽堂皇，有内花园，大理石砌的喷泉和弯弯曲曲的长廊。后宫的每一间房子里都有一张巨大的圆床，四周环绕着玻璃墙。在开罗，人们感到费解的是，迪耶法那源源不断的金钱从何处而来，

迪耶法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铃声响了三次，才有人来接电话。

“喂，”那边的声音小心地问，“格玛尔先生吗？”

“舒里曼，您听广播了吗？”迪耶法问，“五分钟前广

播的那条新闻。您不听广播，只看电视？电视一小时后也会报道这条新闻的。”

“发生了什么事情？”

“舒里曼，您应该关心一下萨卡拉。”

“英国考古队已经决定撤出了。”

“您受骗了，他们发现了那座陵墓。”

“这不可能，”舒里曼激动地说，“墓穴的入口处在碎石和岩石下五米深的地方。还有三个假门，真正的入口处是用花岗石非常自然地砌封的。没有人会想到这后面是通向墓道的地方。”

“但米切尔想到了，还有那个德国人。他们译出了石板上的文字。”

迪耶法粗声地喘着气，由于激动，他的血压又上去了。

“您能很快把东西搬出来吗？”

“这不可能。”

“那要设法阻止他们的行动。我的那部分东西值多少钱？”

“200万埃磅。”

“舒里曼，您听着，为了这笔钱，您要不惜一切手段去阻止他们。”

迪耶法放下电话，靠在锦缎沙发上，额头上皱起二道深沟。想到那些该死的考古学家们很快就会发现小国王的陵墓，他更加坐立不安了。

赫尔堡是第一个受到警告的人。

他开车带着莱娜来到尼罗河畔，坐在岸边观看渔夫们站

在张满风帆的小船上迎着激流而上。船上饱满的风帆在阳光中闪耀，明亮得使他们目眩。尔后，他们躺在河滩草地上互相拥抱接吻着。莱娜伸出胳膊紧紧地抱住赫尔堡，并把他拉向自己。赫尔堡拚命地控制着自己，他没有忘记向莱娜的父亲许下的诺言。

“我爱你，”莱娜不住地说，“我爱你！我要你只属于我，完全属于我！你为什么不过来？是因为我父亲的缘故？他现在在很远的地方，在另一个星球上。而我在这里！你为什么这么冷静？”

她脱掉比基尼游泳衣的上装，用修长美丽的双腿拍打着草地。

面对她那诱人的身段，却要压住自己的欲望，赫尔堡觉得自己几乎不是凡人了。

突然，一个肮脏的，但看上去却很机灵的农村孩子出现在他们面前，向他们扔过一块用纸包着的石头。还未等他们反应过来，小孩已经跑开了。

莱娜把纸从石头上拿下来，递给赫尔堡。纸上用漂亮的德文字体写了好几行字：

“莫奈斯普塔赫的诅咒缠绕着您，别忘了，现在已经有四个人因为打扰了法老的安宁突然死去。别忘了这句话，谁靠近法老，死神的翅膀就会煽死他。死神的翅膀正在您的头上煽动。”

赫尔堡十分镇静。他知道，这是托特基斯基前警告牌上的话。短短的时间内，已经有26名参加挖掘那座陵墓的考古学家先后突然死去。

“我知道这件事。”莱娜向他紧紧地靠过去。“我们去